

父親和村莊

在清淺的時光里
 溫暖的風
 帶來故鄉的消息
 是繁花如錦的田野
 父親和村莊
 沉默的身影
 這是鳥語婉轉的季節
 這是雲淡風輕的鄉村
 我在清幽的麥田
 聆聽稻草人
 在飛逝的流年里
 對無私的土地
 述說着過往的風景
 在鄉村
 生活是一首優雅純美的詩
 有着輕盈的淡泊
 它書寫着父親的厚重
 和村莊飽滿的情絲
 啊，這斬不斷的鄉愁
 是童年的油燈
 為我烙下樸素的烙印
 它是奉獻的細流
 父親的眼神，村莊的愛

荷韻

四季的流轉
 在此刻
 寫下芬芳的心事
 是如同清風白雲般的純淨
 亦是內心里生動的畫卷
 晴日生起暖風
 靜靜的荷塘
 把流年沉靜
 她呈現生命的韻致
 蕩滌心靈的塵埃
 我摯愛着你的溫柔
 在鄉間小河旁
 看人間時光荏苒
 你開出世俗里不落的花
 在心中，在一首詞的清雅里
 在你的懷抱里
 我已習慣生活的起落
 那是你無邊的情
 為人間固守清池

作者曹立杰：全國公安作家協會會員，2005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



“六月里花兒香，六月里好陽光，六一兒童節，歌兒到處唱。歌唱我們的幸福，歌唱祖國的富強……”幾十年來，每到六月一日，這嘹亮的歌聲，還有孩子們鮮花般的笑臉就會在我腦海中展現。最難忘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個兒童節——

那年我中師畢業分配到一處農村小學當老師。學校設在村邊的兩排平房裡，三座教室，一座辦公室，沒圍牆，也沒老師住室。除我以外，其他老師家都在本村，每天下午放了學回家住。我住在離學校不遠的一間民房裡，是村上安排的。

六月一日下午，下了兩節課後，全校幾個班的學生在兩排房子中間的活動場上集合，在老師的帶領下演節目，慶祝兒童節。主要是唱歌、跳舞什么的，也有快板，相聲，全場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歡笑聲，氣氛挺熱烈的。許多村民也來看表演，站着的，坐着的，

兩邊都圍滿了。多數是來看自己的孩子演節目的，演得好不好，能在眾人面前表演，就覺得很自豪。她們一邊看，還一邊給旁邊的人指點：“看見了嗎？西邊第二個唱的，是俺妮兒！”臉上洋溢着笑，心里美滋滋的。最令我感動的事，發生在演出結束以後——

因為大家熱情高，各班準備的節目多，直到天色暗下來，演出才結束，沒來得及安排人打掃場地。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去學校打掃時，發現演出場地上一點字紙垃圾也沒有，人們從別處搬來當座位的青磚也都被清理乾淨，很明顯，是有人打掃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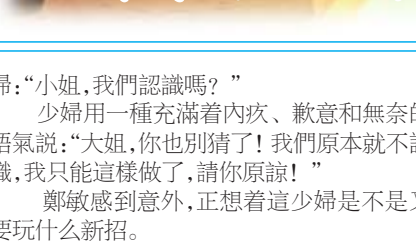
是誰，什麼時候清理的呢？過了一會，老師們陸續到校，說起這事，都感到奇怪。問學生，也都搖頭，連說“不知道”。難道是有人晚上摸黑來打掃的嗎？

有一個學生勸我：“老師別問了。你講過：做好事，不留名。俺知道也不會給你說啊。”

我就不再問了，只是把這份感動留在心間，直到現在。

作者李民增：退休中學校長。作品在國內外報刊發表，獲獎，被選入多種版本。

六月裏花兒香



乞丐的真淚

看着那邊過來兩個十來歲的小學生，一上午沒乞討到錢的他眼睛一亮：馬上就有進帳了！他知道孩子最好騙。

他從村里到這個地方乞討這“職業”已五六年，好的時候晚上住賓館、吃山珍海味，更多的時候是在城里租房住，他還跟一個寡婦同居着，日子過得還舒暢。近些年報刊上揭露乞丐中假殘疾、假貧困，以及慈善捐款被挪用的報道不斷增多，施捨的人少了，他的“收入”大大地減少了。

“可憐可憐我吧！我一天多沒吃東西了！”他裝出有氣無力，餓得要昏過去的樣子。憑他以前在村宣傳隊當演員的演技，騙過這兩個小學生真是太容易了。

果然，兩個小學生在他的乞討碗前停下，不由地掏出了口袋里的錢，高學生把口袋里的錢全掏出來了也只有五元錢，便問矮學生：“你有多少？”

“三元”矮學生掏出口袋說：“你不能全給他呀，萬一你爸爸下午才送錢來，你中午吃啥？”

高學生說：“他多可憐，一天多沒吃東西了！咱倆中午各吃一個包子吧！”說着把六元錢放進了乞討碗。

“萬一你爸爸下午送不來錢，你晚飯咋

辦？”矮學生想拉住高學生的手已來不及了。矮學生那神態讓他心里震了一下，他行乞以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他做出了所有乞丐都沒做出過的動作，從碗里拿出那六元錢塞回高學生手中，說：“孩子，這錢你拿回去，你爸爸萬一沒來你豈不是挨餓了。”

兩個學生接過錢走了。他看着他們的背影心中已很不是滋味了。

十來分鐘後，兩個學生回到了他面前，遞上四個熱乎的包子。他二十年來第一次真哭了。

辦？”矮學生想拉住高學生的手已來不及了。矮學生那神態讓他心里震了一下，他行乞以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他做出了所有乞丐都沒做出過的動作，從碗里拿出那六元錢塞回高學生手中，說：“孩子，這錢你拿回去，你爸爸萬一沒來你豈不是挨餓了。”

兩個學生接過錢走了。他看着他們的背影心中已很不是滋味了。

十來分鐘後，兩個學生回到了他面前，遞上四個熱乎的包子。他二十年來第一次真哭了。

攀親

“表姐，表姐夫去哪了？這當警察的男人真不會心疼老婆！”鄭敏聽到有人在與她說話，並在她的手臂上拍了一下。可是，她並不認識這個與自己打招呼的少婦。

鄭敏打量着眼前這個少婦目光有神、思維敏捷、吐字清楚，不像是精神有問題的人。突然，鄭敏一個激靈：這少婦莫非是騙子！她越想越覺得像。

“剛纔還在這里的呀！”鄭敏與那少婦“聊”起來，她要看這少婦如何地“表演”。

“表姐，你那腰疼好了嗎？你要注意呀，要常捂着”那少婦扯到了另一個話題。

鄭敏想這少婦決非等閑之輩，她琢磨着這少婦下一步該不會是向她推銷什麼“祖傳妙藥”或為她“氣功治療”。

“是呀，這腰老不見好，你看咋辦？”鄭敏故意說自己的腰是老腰病，她要“誘敵深入”的戰術，讓這少婦露出“狐狸尾巴”。

可是，鄭敏等到的是這少婦這樣的一句話：“這位大姐，以後出來可要注意你的身後呀！”

鄭敏沒想到這少婦突然停止了“表演”，還改變了對她的稱呼，連說話也不是剛纔那嘮家常的語氣了。

她感到非常困惑，她想大概這位少婦意識到自己已被識破，或者良心發現了。此時，鄭敏以勝利者的身份帶着嘲笑的口氣問這少

婦：“小姐，我們認識嗎？”

少婦用一種充滿着內疚、歉意和無奈的語氣說：“大姐，你也別猜了！我們原本就不認識，我只能這樣做了，請你原諒！”

鄭敏感到意外，正想着這少婦是不是又要玩什麼新招。

少婦卻說出了真像：“因為剛纔有三個小偷偷在你身後要對你的錢包下手”。

誠實

一日，來城里打工的周東拾到一錢包，內有現金一千元與失主的證件。從小受過“拾金不昧”教育的他將這錢包交還了失主，並謝絕了失主給他的兩百元感謝金。

縣報記者知道了這事，便找到失主瞭解情況，準備在縣報上宣傳一下周東。為周東謝絕酬金而感動的失主為了讓周東更出名，並想以這一方式回報一下周東，便對記者說那錢包里有五千元現金。

報導很快就見報了。見報的第二天早上周東便找到報社要求更正。記者說，算了，已見報了，而且失主認可這失款數。周東堅決要求更正，並說這“長胖”了的數字可害苦了他。

記者不解。

周東告訴記者這一天來發生的幾件事：工友們講他蠢，撿到那麼多錢交，以後別想再向他們借錢。

老婆要他交出私房錢，並說撿了那麼多錢，失主怎麼也得給他五六百的感謝金，說那感謝金一定成了他的私房錢。

親戚見到五千元都不要，認定他一定是暗地里買獎票中大獎發了財，都紛紛找上門來向他借錢。

朋友也以爲他有了錢，便拿着他的借條催他還錢。

作者韋健華：廣西作家協會會員。先後發表文學作品 1000 余篇，作品多次在全國各級評比中獲獎，並被選入數十部文集，著有長篇小說、小小說集多部。

我家距離小鎮有七八里路。我到小鎮讀高中時，班級里已經有不少同學開始騎自行車上下學。有一輛自行車上下學一直是我的心願。

有一次，我頭天睡得太晚，第二天天大亮了，我還沒醒。待我從床上起來，已經快要到上課的時間了。我早飯也顧不上吃，拎着書包就朝小鎮趕去。沒有車騎的我平時都要比一般同學先朝學校趕。起來晚了，遲到是一定的了。“當——當當。”預備的鈴聲由遠而近傳到了我的耳畔，我不由得額上開始冒汗。那個時候的我很想有輛自行車能順便帶我上學，就自主地朝身後張望。人說“心想事成，夢想成真”。俗語也是“想個團魚就來個鱉”，正在我心急如焚之際，有個同學騎自行車正好經過我身旁。我趕緊上前把那個同學從自行車上拉下來，就求他帶我一段路。那個同學雙手搖搖自行車說：“沒有座位怎麼帶你？”原來這個同學平時很小氣，早早把自行車後座拆下。我看他的自行車後面癩癩的，踏了一大塊，頓時心里涼了半截。

那個同學先我一步到校，沒遲到；我後一步到校，結果遲到了。那個時候的我想，有了自行車不僅方便上下學，還能在女同學面前抖抖威風，炫耀一下，也就是在上下學的過程中順便帶一下女生。班級有個女生，名叫小麗，是文娛委員。她家住鎮上，距離學校很近，不用騎自行車。那個時候的我對小麗很有好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我暗戀上了小麗。小麗一直坐在我的前面，那個時候的我很想小麗在學習上遇到不懂的問題能轉臉問問我，可是不知因為什麼，她跟她一直坐在前面的位子上一樣，一直不向我請教。可是在上下學的路上，我卻常常遇到她，於是我非常希望能擁有一輛自行車好順便帶她上下學，哪怕只有幾步路也好。再說了，小麗在上下學的過程中經常順便坐別人的自行車，瞧着她的男生，我嫉妒得要吐血。

高三下學期，高考壓力越來越大，從

學校回到家里的我就鼓足勇氣對父親說：“給我買輛自行車吧。”父親連考慮都沒考慮，對我說：“錢呢？”就一路咳嗽出去了。父親年輕時身體很好，養了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後，負擔重了，壓力大了，身體大不如從前了。不是咳嗽就是氣喘，一年到頭離不開吃藥打針。有時遇到學校向我們要錢了，父親就開始停藥打針。那時的我並不因為父親這樣做就感恩于他，而是耿耿於懷，不給父親一個好臉色。因為別人家的孩子一生下來就有人抱，有人哄，我們呢？不會走時，父親把我們一個個朝高筐一扔就出去幹活了。待我們一個個會走路了，父親把我們一個個當作雞鴨鵝似的任我們在外面遊逛。渴了，自個找水喝；餓了，自個找飯吃；冷了，自個找衣穿。小時，有一次天晴得好好的，忽然狂風大作，陰雲密布，傾盆大雨嘩嘩而下。還不能幹活的我們就一溜煙朝家里跑，可是跑到家里一看，堂屋門鎖了，連鍋屋門也鎖了。高考前，有一輛自行車方便上下學，不算奢侈啊！

高考了，我被本地一家師專學校錄取。父親很高興，摸着我的頭說：“沒人哄的孩子也能長大。”父親不識什麼字，更不會講大道理，可是這一句話我一直銘刻在心。

作者陸琴華：江蘇東海縣

高考前的心願



散文 母愛綿綿，茶香悠悠

母親好茶。記憶里的母親，下地幹活，地頭總會燜一壺濃茶，小憩時舒心地喝上一陣。晚上拉呱聊天，一壺“大把抓”，被開水續得直至沒有了顏色。

自從大哥當上海員，母親喝茶才上了品。大哥大學畢業被分到遠洋公司當了一名海員，每回從日照港出發，駛向遙遠的異國海域。大哥知道母親好茶，第一次回來，就給母親帶回兩袋綠茶。母親不知是看到茶葉高興，還是見到大哥高興，反正臉上笑開了花，嘴里一迭聲地說：“好，好，好！”

母親用大哥帶回的茶葉，泡了一壺濃茶，喝了一口，眉心皺了皺，而後又笑着說：“香，真香！”大哥就說這茶葉在全國都有名哩，下次回來我還給您買。

大哥走後，母親就再沒喝那綠茶，依然喝她的“大把抓”。

大哥每次出海都要一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大哥再回來時，依然買回了綠茶。母親高興地接了茶葉，對大哥慈愛地看了又看。

大哥問母親上回的茶葉喝沒完，母親說沒了。當時我還小，不懂得母親的心思，就把母親藏的綠茶抖搜出來。大哥看看茶葉，又不解地看看母親，母親就不好意思地說：“這茶葉太苦了。”

大哥恍然大悟，說：“您泡茶的方法不對，也怨我沒囑咐您，喝綠茶不似喝紅茶那麼大的量。”

大哥說着，拿出給母親買的一把新茶壺，示範起來。當大哥將燜好的茶水倒入杯子，一股清香的味道便瀰漫開來。母親喝了一口，舒

心地笑了，“吧嗒”着嘴不住地點頭。

從此，母親就喜歡上了綠茶。每天在大門口的那棵榆樹下，母親邊喝茶邊向街坊們炫耀：“這茶，老大買的，可香了！”

後來，大哥娶妻生子，回來的次數大不如前。母親就使勁喝茶，泡多了茶葉也不嫌苦。我問母親喝茶爲啥這麼沖，母親說，茶葉喝沒了，你大哥就會回來。這時，通訊也發達了，我把電話打到大哥家，大哥聽我說完，什麼也沒說，第三天就回來了。母親看到大哥就笑得無比開心，無限慈祥。

母親年歲大了，每天，在大門口那棵榆樹下，泡一壺茶，邊喝邊自言自語：“老大，你要好好的，出海回來，就趕緊回家啊！”

母親突發腦溢血躺到了，這時，大哥還出海在遙遠的異國他鄉。臨終前，失語的母親用手使勁比劃着，只有我讀懂了母親的意思。我說：“娘，您不是說，把茶葉都泡上，茶葉沒了，大哥就回來了嗎？”

母親滿意地點點頭。不一會，綠茶的香氣就瀰漫了整間屋子。我倒了一杯遞到母親嘴邊，母親醉心得閉着眼睛……

我不懂茶道，對茶的研究也不多，但我想，母親那麼鍾情於綠茶，不僅僅是對茶的偏愛，更多的是一位母親對遠方親人的那份牽念和柔情。

茶香悠悠，親情綿綿，我仿佛又聞到了母親手中的那杯茶香！

作者魏益君：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人，喜好散文寫作。作品散見國內報刊。